

文摘 明 何心隐

原人

仁义之人，人不易而人也。人则仁义，仁义则人。不人不仁，不人不义。不仁不人，不义不人，人亦禽兽也。仁义之人，人不易而人也。必以仁为广居，而又必广其居以象仁。自旦至昼，必好仁，必为仁，必恶不仁，必不牾亡于旦昼所为之不仁。必以义为正路，而又必正其路以象义。自旦至昼，必好义，必为义，必恶不义，必不牾亡于旦昼所为之不义。人之情则然也，人之才则然也，人之良心则然也，人之远于禽兽则然也。斯仁人也，斯义人也。自旦而昼，自昼而夜，气自冲然而广，气而仁也。气自毅然而正，气而义也。非禽兽之气也，气而人也。气以充乎其才者也，才以干乎其情者也，情以畅乎其心者也。心以宅乎仁，由乎义，以仁义乎人者也。

人惟广其居以象仁，以人乎仁，正其路以象义，以人乎义，以操其才，以养其情，以平其气，以存其心。于居之广，路之正，以人乎仁义，则仁义其才也，仁义其情也，仁义其气也，仁义其心也。仁义人也，人岂易易而人哉？

仁义

象仁以广居，象义以正路，无象之象也。鬼神也，知也，无藏有也。广其居以象仁，正其路以象义，有象之象也。鬼神之体物也，致知在格物也，有显无也。

仁无有不亲也，惟亲亲之为大，非徒父子之亲亲已也，亦惟亲其所可亲，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亲，则亲又莫大于斯。亲斯足以广其居，以覆天下之居，斯足以象仁也。

义无有不尊也，惟尊贤之为大，非徒君臣之尊贤已也，亦惟尊其所可尊，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尊，则尊又莫大于斯。尊斯足以正其路，以达天下之路，斯足以象义也。

亲与贤，莫非物也。亲亲而尊贤，以致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，莫非体物也，格物也，成其象以象其象也，有其无以显其藏也。仁义岂虚名哉？广居正路，岂虚拟哉？师说

师非道也，道非师不悖。师非学也，学非师不约。不悖不约则不交。不交亦天地也，不往不来之天地也。革也，汤武之所以革天而后天，革地而后地。否也，未尽善也，未尽学也，未尽道也。友其道于师以学而交乾坤乎？

天地于易，易天而不革天，易地而不革地，师也，至善也。非道而尽道，道之至也。非学而尽学，学之至也。可以相交而友，不落于友也。可以相友而师，不落菸师也。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惟大为泰也，师其至乎！

论友

天地交曰泰，交尽于友也。友秉交也，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。昆弟非不交也，交而比也，未可以拟天地之交也。能不骄而泰乎？

夫妇也，父子也，君臣也，非不交也，或交而匹，或交而昵，或交而陵、而援。八口之天地也，百姓之天地也，非不交也，小乎其交者也。能不骄而泰乎？

骄，几泰也。均之气充盈也。充盈，几也；几，小大也。法象莫大乎天地，法心象心也。夫子其从心也，心率道而学也，学空空也。不落比也，自可以交昆弟；不落匹也，自可以交夫妇；不落昵也，自可以交父子；不落陵也，不落援也，自可以交君臣。天地此法象也，交也，交尽于友也。友秉交也。夫子贤菸尧舜，尧舜一天地也，夫子一天地也。一天一地，一交也，友其几乎？

语会

夫会，则取象于家，以藏乎其身；而相与以主会者，则取象于身，以显乎其家者也。不然，身其身者，视会无补于身也。家其家者，视会无补于家也。何也？视会无所显无所藏也。乃若天下国之身之家之，可以显可以藏乎其身其家者也。会岂小补于身于象已乎？不然，身其身者，身于士农工商其身已也。家其家者，家于士农工商其家已也。小补于身于家已也，可象天下国之身之家之所显所藏者乎？必身以主会而家以会，乃君子其身其泰也，乃君子以显以藏乎士农工商其身其家于会也。乃仲尼其君子而身而家于国于天下，以显以藏以会也。会将成象而形成矣。又岂惟取象于身于家以显以藏，而小补以会已乎？

论潜

人之言潜，言成功也。我之言潜，言用功也。成功之潜，如伊尹之告归，周公之明农，潜易易也。用功则不然矣。孔子之象潜龙，则曰：阳在下也。夫阳，火也。火易炎上而难下也，不下则非潜，不阳则非龙。龙而潜，阳在下之象也。象以此者，象用功也。阳必用功而后能在下也。确乎其不可拔，是用功也。必如是用功而后可以言下。必如是之下而后可以言潜。潜如是潜而后见下不见阳，故继之曰「潜龙勿用，下也。」言下不言阳，用功以文乎阳，而不见其为阳之在下也。此惟孔子下学可以当之也。

且下非徒下已也，所以藏乎阳也。阳藏则气冲而纯见。阳不见下，下虽阴位亦自化，阴而阳也。故又继之曰「潜龙勿用，阳气潜藏。」言阳不言下，用功以文乎下，而不见其为在下之阳也。此惟孔子上达可以当之也。

凡九，阳也。凡阳，君也。文乎君子于子，而后可以下可以藏而潜也。且君子以成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。潜则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潜殆不易易也。惟弗用而后可也。弗用其成，而可见者于未见未成，而后君子之行可以下，可以藏而潜矣。否则行必难下而难藏也。潜易易乎？潜行于行之可下可藏，所以藏

乎行之用于弗用也，勿用己乎！勿用，藏用于人者也。弗用，藏用于己者也。非下学以上达可当之哉？下学学乎己，上达达乎己，藏用以用九也。用功以潜乎其潜者也。用功如是，岂易易哉？必如是，而后能确乎其不可拔也。否则如伊如周，亦不能不少拔矣。伊之应聘，非拔乎？周之允留，非拔乎？少拔亦难下也，少拔亦难藏也。在下而学以上达，则不拔也。

或谓孔子尝于君命之召亦不俟驾而行，似少拔也。孰知孔子而有君命之召，上达也，非拔也。浩乎见阳不见下，上之达也。不然，则为托疾之不见阳矣，能直以命而召乎？不俟驾而行，下学也，非拔也。渊乎见下不见阳，下之学也。不然，则为采薪之不见下矣，能不俟驾而行乎？一召一行，下而阳，阳而下也，似拔而非拔也。确乎其不可拔者也。用功之渊且浩者也，不可测也。虽圣如伊周，亦有所不知不能者也，潜莫潜于此焉者也。有惟以夷齐当潜龙者，是亦未察乎龙之潜也。皆圣皆龙也，皆龙皆有潜也。第潜于夷齐者，潜以成功也，非用功也。潜于伊周者，成功而潜者也，非用功也，虽用功亦成功也。潜于孔子者，用功而潜，潜而用功者也，非成功也，虽成功亦用功也。况孔子之用功，非惟用功于潜也。推而六位，莫非用功之位也。非成功也，成功于乾也。乾非龙也，龙以位而成也。乾则时成乎六位，而时乘乎六龙者也。不必用功而功成焉者也，大成也。大哉惟乾也。孔子之集大成，集羣圣之成也，即乾集羣龙之成者也。伊周虽圣，羣龙也。羣虽成功，不敢居也，不容以不潜也。至若孔子之成功，自有广居以居，而无有乎或潜者也。非惟无潜，且无见、无惕、无跃、无飞、无亢也。故曰孔子之于潜，孔子之用功也，非成功也。设伊周而不囿于伊周，亦非成功而潜者也。成功亦用功也。

论中

尧以不得舜为己忧，忧难得人于中而允执也；舜以不得禹为己忧，忧难得人于中而精一也。精于中而执之，必允无杂心也。一于中而执之，必允无二心也。莫非心也，心而主则中心，而贯则道心。人于人则不贯，不贯则比而无所主。既不能主乎人，又不能主于人人也，人亦禽兽也。人其心也，非道心也。心以贯心，而主于一人，以主乎亿兆无算之人，道其心也，非人心也。人心非有灭也，道心非有加也。人聚而道，道散而人，莫非心也。道乎其心者，其用心也大而难，若存若亡，似有似无，心甚微也。人乎其心者，其用心也小而易，用于此自触乎彼，用于彼自触乎此，彼此相触而利害相攻，心甚危也。心如是危，又如是微，奈之何哉？惟大哉之尧自透其心，见心虽危，而若有主乎其危者，安安在中；见心虽微，而若有主乎其微者，显显在中。中亦心也，心之心也。象身也，身立乎天地之中，中也。中也者，主也。主乎身者，中也，心也。以身主乎人之心者，中也，心也。身以主于人之心者，中也，心也。心乎

道以道人，而人乎心者亦自不容不贯而道其心也。心于道，中也。尧则允执此中以为君。君者，中也，象心也。心在身之中，中在心之中，故名中。惟中为均。均者，君也。允孰乎中者，允执君以道其心也。道乎一己之心，以君主乎亿兆无算之人之心，不惟伏羲之伏其羲而已也。必洗涤乎君以主道而成象于位，位乎上天下地之中，而允执之矣。中而必执，执而必允者，惟忧其或危也，惟忧其或微也。忧之莫解，则不容不旁求透心之人，如己之透，同见乎中之当执，孰之当允，以君象中，以位尊君，而共保乎心之不危不微，化乎人，纯乎道而后已也。斯人也，岂易得哉？必得人如舜而后可以解其忧也。舜何人也，人虽未及尧之大，而亦足以君也。君哉其舜也，精一人也。在尧既为君矣，而舜何为哉？惟精乎中，惟一乎中。惟位乎君而已矣。其曰「钦哉，慎乃有位」，精一也，位中也。位而钦而慎，位之外无杂心也，无二心也。精一也，精此中也，一之中也。精此中，一此中，所以钦此位，慎此位也。钦此位、慎此位，所以精此中、一此中也。

天位乎上，地位乎下，人位乎中。人必君，则人也。君必位，则君也。臣民亦君也。君者，均也。君者，羣也。臣民莫非君之羣也，必君而后可以羣而均也。一身，则心为君也。君呈象于四体百骸，则元首为君也，若臣若民莫不有身也，莫不有四体百骸也，莫不有四体百骸，则莫不有元首也。莫不有身，则莫不有心也。莫不有元首、莫不有心，则莫不有君也。君莫非中也。

尧之所以必于中而允执之者，欲人人之透心也。透心则心有主，而于四体百骸可以贯也。不惟贯乎己，贯乎人也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，莫非人也。贯乎人，所以贯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，人心而道心也。道心，道其心于君也。君其心于君臣，可以羣君臣，而君臣可均也。不然，则君不君，臣不臣，不羣不均矣。君其心于父子，可以群父子，而父子可均也。不然，则父不父，子不子，不羣不均矣。至于可以群夫妇而夫妇均，可以群昆弟而昆弟均，可以羣朋友而朋友均者，莫非君其心于道也，中也。中也者，道之主也；心也，不可以不执也。执之不可以不允也。惟精惟一，而后能允执也。惟钦惟慎，而后能精一也。精一惟授禹于授位之初者，亦惟忧其心之或危或微，而亦必得透心之人，如禹之无间乎己之透心，以永保其中于君于位，而自不危不微以解忧也。解舜之忧必禹，解尧之忧必舜。尧之下不独一舜也，何为以不得舜为忧，舜之下不独一禹也，何为以不得禹为忧？尧惟于中而允执，非舜不能受允执也。舜惟于中而精一，非禹不能受精一也。尧授位于舜而不授位于丹朱，是允执也。舜授位于禹而不授位于商均，是精一也。于中而精一而允执，则得人亦允执而精一也。苟非惟精惟一而允执在中，何为得舜得禹之执且允、一旦精耶？

矩

学之有矩，非徒有是理，而实有是事也。若衡、若绳、若矩，一也。无声无臭，事藏于理，衡之未悬，绳之未陈，矩之未设也。有象有形，理显于事，衡之已悬，绳之已陈，矩之已设也。矩者，矩也，格之成象成形者也，物也。

象物而象，形物而形者，身也，家也。心、意、知，莫非身也，本也，厚也。天下、国，莫非家也，厚也、本也。莫非物也，莫非形象也。是故心、意、知身乎身，身身乎家，家身乎国，国身乎天下者也。莫非身也，莫非物也，莫非形象也。天下家乎国，国家乎家，家家乎身，身家乎心、意、知者也。莫非家也，莫非物也，莫非形象也。象者，象也，上之象也，凡象莫非诚于上也。形者，形也，下之形也，凡形莫非成于下也。有上下，斯有前后也，斯有左右也。一身斯有一身之上下前后左右也，一家斯有一家之上下前后左右也，上下前后左右又莫非矩之形象也。物也，即理也，即事也。事也、理也，即物也。无物不有者矩也，不容不有者也。有矩，斯有物也，斯有身也，斯有家也。家者，形象乎其身者也。身者，形象乎其物者也。物者，形象乎其矩者也。不容不有者也，无物不有者也。不有矩，则不有物也，不有身也，不有家也，不容不有者也。有矩以矩其身，而学焉，庶乎其有身也。身者伸也，必学必矩，则身以之而伸也。伸者身也，否则必不能伸其身于上下前后左右，犹无身也。如上下前后左右之身何？何可以无矩于身乎？有矩以矩其家，而学焉，庶乎其有家也。家者，嘉也，必学必矩，则家以之而嘉也。嘉者，家也，否则必不能嘉其家于上下前后左右，犹无家也。如上下前后左右之家何？何可以无矩于家乎？仲尼十五而志学，志此矩也。三十而立，立此矩也。四十而不惑，不惑此矩也。五十而知天命，知此矩也。六十而耳顺，顺此矩也。至于七十而始从心所欲不逾矩矣。夫圣如仲尼，自十五而七十，莫非矩以矩乎其学，学以学乎其矩。矩也者，不容不有者也。

是故矩之于学也，犹衡之于轻重也，犹绳之于曲直也，莫非事理之显乎其藏，不容不有者也，不可以或欺焉者也。何今之学仲尼之学者，有欺之以仙术而不自觉其欺于仙家者流也，且默以学，非仙不玄，能不为仙家者流之所欺乎？有欺之以禅机而不自觉其欺于禅家者流也，且默以学，非禅不圆，能不为禅家者流之所欺乎？以致身混于上下前后左右之身，而不觉其不有身也。家混于上下前后左右之家，而不觉其不有家也。不有家，不有身，奚有学乎？奚有矩乎？若自以调持乎上下前后左右之不遗为有矩之学，是又欺于儒家者流，而亦不觉其不有身也，不有家也。儒不有身不有家，不自觉者久矣。况儒家者流，不有身不有家，而混于上下前后左右以苟成其家。苟己己而不自觉者，亦岂

一朝一夕一二已乎？

仙禅虽非儒家者流，似有身也，似有家也。然仙惟仙乎其术，而不仙乎其仙，虽似有仙之身，有仙之家，而实不有身不有家于仙也，亦儒家者流也，不自觉也。不自觉其不有仙之身，不有仙之家，是自欺以仙之术也。自欺以术，术欺之也。而仙之大矩以矩乎其仙，学于至玄，如老氏之玄之又玄者，几乎？禅惟禅乎其机，而不禅乎其禅，虽似有禅之身，有禅之家，而实不有身不有家于禅也，亦儒家者流也，齐自觉也。不自觉其不有禅之身，不有禅之家，是自欺以禅之机也，自欺以机，机欺之也，而禅之大矩以矩乎其禅，学以至圆，如释氏之圆乎其圆者，几乎？若仙若禅，尚有身也，尚有家也，尚有矩以矩乎其仙其禅之学，于玄之又玄，圆乎其圆，奴老如释者也。况儒如伏羲如尧舜者乎？伏羲不混身于禽兽，创乎其家者也。尧舜不混身于夷狄，绍乎其家者也。儒之祖也，儒之宗也，自有矩以矩学，而又混乎其矩于学，浑乎其学于矩，相忘乎上下前后左右，而其圆神之赞于易，玄德之载于书者，不啻老之玄之又玄，释之圆乎其圆已也。若伏羲若尧舜之儒，尚有身也，尚有家也，尚有矩以矩儒之学于浑浑者也。而况仲尼之非仙非禅非儒者乎？非仙非禅非儒，则身亦非仙非禅非儒之身，身何身乎？非仙非禅非儒之家，家何家乎？老氏、伏羲、尧舜之身，身也。而仲尼则伸其身于老释、伏羲、尧舜者也。身既伸于老释、伏羲、尧舜之身，况上下前后左右之身乎？老释、伏羲、尧舜之家，家也。而仲尼则加其家于尧舜、伏羲、老释者也。家既加于老释、伏羲、尧舜之家，况上下前后左右之家乎？家如是家，而身如是身，不容以苟成也，必有矩。以矩学，以显以藏，以鼓舞万物于水土之袭，以默伸其身，默加其家于上下前后左右，而权成乎袭水土之身之家，似不有其身不有其家，若儒家者流也。况又安身于杏坛，以家于上下前后左右，而权成安土之身之家，似不有其身不有其家，亦若儒家者流也。呜呼哀哉，仲尼之身之家，本欲妙有象有形于无声无臭，以神道设教乎！

伏羲尧舜之徒，而反不著于杨墨之不息。杨其仙之流也，墨其禅之流也，不杨不墨而有子莫者，儒之流也。呜呼哀哉，仲尼之身之家，不惟不著于群流之不息，而尤不著于君子之絜矩也。矩之絜者，恐所恶之逾矩而不敢逾焉者也。君子之身之家，未成之用功也。功非学也。况大学乎！大学之矩，自矩所欲而亦无所恶，不必絜焉者也。絜非矩也。况大学之矩乎！大莫大于天也，而矩其天之则也。天奚有乎上下前后左右之恶，而亦奚俟絜矩于上下前后左右者乎！配家于天而身以法之，惟大学之身之家可以法而配焉者也。虽身如伏羲之身，家如伏羲之家，犹有禽兽之不可混也。况仙禅之身之家，有不如伏羲者乎！虽身如尧舜之身，家如尧舜之家，犹有夷狄之不可混也，况仙禅之身之家有

不如尧舜者乎！仲尼之身之家，大学之身之家也，而矩其大学之柄，以配天法天者也。禽兽夷狄，凡有血气，于天之所覆，混混乎其不区以别也。仲尼其天乎，天其仲尼乎！故凡有血气以尊以亲乎仲尼者，惟仲尼以大学之矩矩之，而不区以别乎禽兽夷狄于身于家，混混乎如天之无不覆焉者也。覆乎仙，覆乎禅，覆乎儒，覆乎上下前后左右，而又有莫或混焉者也。不可以或混，奚可以或欺乎！譬则衡悬于轻重而不混于轻重者也。譬则绳陈于曲直而不混于曲直者也。不可以或混，奚可以或欺乎！虽仙虽禅虽儒之大，如老氏如伏羲如尧舜，亦不可以或混也，不可以或欺也，况仙家者流乎！况禅家者流乎！况儒家者流乎！非惟理之必然，事之必然者也。有象有形，而自妙于无声无臭，至矣。

宗旨

三代之上，宗旨出于上，皇极之类是也。三代之下，宗旨出于下，人极之类是也。宗旨出于上，虽师友不有二旨也，不有二宗也，况君臣乎？虽兄弟不有二旨也，不有二宗也，况父子乎？宗旨出于下，虽君臣犹有二旨也，犹有二宗也，况师友乎？虽父子犹有二旨也，犹有二宗也，况兄弟乎？君臣相师，君臣相友，尧舜是也。旨出于尧而宗于舜，不有二也。父子相师，父子相友，文武是也。旨出于文而宗于武，不有二也。兄弟相师，兄弟相友，武周是也。旨出于武而宗于周，不有二也。且父子一君臣也，兄弟一君臣也，师友一君臣也。文武虽父子，而师而友，一君臣也。武周虽兄弟，而师而友，一君臣也。宗旨，一君臣也，不外有宗旨也。以瞽瞍为舜之父，以象为舜之弟，以丹朱、商均为尧、舜之子，以管、蔡为周之兄，似有二也，而亦不有二宗旨也。其始于尧舜者，而终一于尧舜也。其始于周者，而终一于周也。化之而一者，一也。诛之而一者，亦一也。此无他，宗旨出于上也。

皇极之宗旨，则宗旨也。人极之宗旨，亦宗旨也。亦可以一君臣，以相师相友，如尧如舜如文如武如周者乎？濂洛之师友，以视世俗之师友，一师友也。其视如尧如舜如文如武如周之君君臣臣而师师友友者何知？洛之父子，以视世俗之父子，一父子也。其视如尧如舜如文如武如周之君君臣臣而父父子子者何如？洛之兄弟，以视世俗之兄弟，一兄弟也，其视如尧如舜如文如武如周之君君臣臣而兄兄弟弟者何如？此无他，宗旨出于下也。旨出于上，而下自宗之，不强用功而功无有不用也，用之而有功也，有功之切于用也，无旨而无不宗也。旨出于下而上未宗之，虽欲用功，而功或有不用也，用之而无功也，无功之切于用也，有旨而有不宗也。乃若太极之宗旨，皇极之宗旨乎？人极之宗旨乎？宗旨出于上乎？宗旨出于下乎？意者宗旨于太极者，苟非上下以为旨而宗之，于历代之上，历代之下，孰旨之乎？孰宗之乎？宗旨如人极者，亦惟历代之上下以为旨而宗之，而终有知所旨，知所宗也。不然，孰旨之乎？孰宗之乎

？是故宗旨之所宗所旨，必如宗圣旨以用功而后可以言宗旨也。何也？圣旨虽出一点，钦而宗之者，尽精神矣，况一言乎。是故宗圣旨之精神，必不减于舜之宗尧，周之宗武之精神也。圣旨之旨，皇极之旨也。此外有所宗而用功，而其精神曾有若宗圣旨者乎？必若尽精神之宗所旨而后可以言宗旨也。旨之必宗者，功之必用，精神之必尽也。上也，否则下也。精神奚尽乎？精神之尽不尽，固由精神，而亦不由精神，由宗旨之所出也。上出旨以宗，精神必无分于下也。下出旨以宗，精神必有分于上也。此三代之上、三代之下之宗旨所由分也。而太极之宗旨，不于三代之上、三代之下之宗旨，不尤有所分者乎？

道学

性之于道，譬则水达于江河淮海者也。性之于学，譬则达水于江河淮海者也。道之学，性之命也。学之道，命之性也。水之自江而江，自河而河，自淮而淮，自海而海者，性也，道也。水之必江而江，必河而河，必淮而淮，必海而海者，命也，学也。学以学其道也，有道必有学，有性必有命也，而后可以达之天下也。道之中而大也，圣人之道也。道以道其学也，有学必有道，有命必有性也，而后可以达之天下也。学之大而中也，圣人之学也。

敬所

敬所，所敬者何？主敬乎？主于敬乎？主而敬乎？恐未知敬之所也。王敬作所，知敬之所矣。所于敬而王乎？所于王而敬乎？恐亦未知敬之不有所之所也。然则敬奚所乎？况敬不有所，又奚所乎？必修己以敬，乃敬之不有所之所乎？然则修己以安人，安人于修己也，奚不言敬乎？敬其所乎？修己以安百姓，安百姓于修己也，奚不言敬乎？敬其所乎？己所敬，敬所己以敬以修于己者，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乎？必由己而修，修以己以敬，敬修于己，己也。敬己，己也。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也。何也？惟己可以敬而主也。惟己可以敬而王也。惟己可以敬而修，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也。可以病尧舜于安人安百姓，以敬之修己，己也。然则修己以敬之敌，非敬之不有所之所乎？斯敬所也，所于己而修所敬也，敬己，己也。然则孰不己乎？孰不敬乎？必敬己于君，子之己之敬，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也，斯敬所也。又必君子于孔子之君子以己以敬，斯不王之王，不主之主，斯敬之不有所之所也，斯敬所也。敬所于读书所而敬者，敬奚所乎？敬奚所乎？

寡欲

性而味，性而色，性而声，性而安佚，性也。乘乎其欲者也。而命则为之御焉。是故君子性而性乎命者，乘乎其欲之御于命也，性乃大而不旷也。凡欲所欲而若有所发，发以中也，自不偏乎欲于欲之多也，非寡欲乎？寡欲，以尽性也。尽天之性以天乎人之性，而味乃嗜乎天下之味以味，而色、而声、而安

佚，乃又偏于欲之多者之旷于恋色恋声而苟安苟逸已乎？乃君子之尽性于命也，以性不外乎命也。命以父子，命以君臣，命以贤者，命以天道，命也，御乎其欲者也。而性则为之乘焉。是故君子命以命乎性者，御乎其欲之乘于性也，命乃远而不堕也。凡欲所欲而若有所节，节而和也，自不戾乎欲于欲之多也，非寡欲乎？寡欲，以至命也。至天之命以天乎人之命，而父子乃定乎天下之父子，以父以子，而君臣，而贤者，而天道，乃又戾于欲之多者之堕于委君委臣委贤而弃天弃道已乎？乃君子之至命于性也，以命不外乎性也。凡一臭，一宾主，亦莫非乘乎其欲于性，御乎其欲于命者，君子亦曷尝外之，而有不尽性至命于欲之寡乎！

原静

静，吾其主静而静乎？抑知止有定后静而静乎？知本通乎昼夜而动者也。能静乎，必知有所止而后有定也。乃天乎天以乐天也，又奚怨乎？乃不怨也。非不怨天于知天乎，抑其知之而不怨天乎？不怨，乃莫知也。乃不怨，莫知也。孔子之不尤人，其知人乎！乃不尤乎，必人乎人者，乃知人也，乃不尤也。必孔子之不人于人，以人乎人者，乃知人也。必孔子之无不持载而下焉，莫不学乎其学以尽人之性于所学者，乃下无可下之也，乃知人也。乃久乎人以养人也。又奚尤乎？乃不尤也。非不尤人于知人乎！抑莫知之而不尤人乎，不尤，乃莫知也，乃不尤，莫知也。是故知孔子者，天孔子也。天孔子者，知孔子也。孰天孔子而天乎？孰知孔子而知乎？乃莫知也。莫知，乃莫天也。莫天，乃莫知也。乃孔子之人其天以知天也，乃莫知也。乃孔子之天其人以知人也，乃莫知也。乃下也，乃孔子人也。乃学也，乃孔子天而人也。乃孔子知人不尤人也。乃孔子下也。乃孔（以下原脱一页）知也。必孔子其学，乃知孔子之下学也。必孔子其达，乃知孔子之上达也。不然，终莫知也。又必孔子其下其学，其上其达，乃知孔子之下学而上达也。乃知人孔子人也。乃知孔子其人也。知人而人也，乃知天。孔子天也，乃知孔子其天也。知天而天也，乃知莫知孔子之莫知也。亦惟知天知人而莫知也，莫知之乎？孔子言莫我知也夫，莫知之乎？莫知之矣。何言知我者其天乎？孔子言知我者其天乎，天知之乎？天知之矣。何言莫我知也夫！若天也，天其我，莫我知也夫！若我也，我其天，知我者其天乎！知我者其天，莫我知也夫！莫我知也，知我者其天乎，莫我知也夫！

辩无欲

濂溪言无欲，濂溪之无欲也，其孟轲之言无欲乎？孔子言无欲而好仁，似亦言无欲也。然言乎好仁，乃己之所好也。惟仁之好而无欲也。不然，好非欲乎？孟子言无欲其所不欲，亦似言无欲也。然言乎其所不欲，乃己之不欲也。

惟于不欲而无欲也。不然，无欲非欲乎？是孔孟之言无欲，孔孟之无欲也。岂濂溪之言无欲乎？且欲惟寡则心存，而心不能以无欲也。欲鱼欲熊掌，欲也。舍鱼而取熊掌，欲之寡也。欲生欲义，欲也。舍生而取义，欲之寡也。能寡之又寡，以至于无，以存心乎？欲仁非欲乎？得仁而不贪，非寡欲乎？从心所欲，非欲乎？欲不逾矩，非寡欲乎？能寡之又寡，以至于无，以存心乎？抑无欲观妙之无，乃无欲乎？而妙必妙乎其观，又无欲乎？抑欲惟缴尔，必无欲乃妙乎？而妙必妙乎其无缴，又无欲乎？然则濂溪之无欲，亦无欲观妙之无欲乎？辩辩。

面壁

达磨，面壁人也，必非达磨一人楚楚其苦，堆堆其灰，以面壁也；必有护持其面壁者，不百则十，不十则必不下三五人。不冠裳楚楚，必不楚楚其苦，而不冠不裳，不囊篋堆堆，必不堆堆其灰，而不囊不篋，以面壁也。且达磨航海而来，必非达磨一入楚楚其苦，堆堆其灰，以航海也；必有护持其航海者，不百则十，不十则必不下三五人。不冠裳楚楚，必不楚楚其苦；而不冠不裳，不囊篋堆堆，必不堆堆其灰，而不囊不篋，以航海也。航海必有护持，则面壁必有护持者可必矣。虽秃发不冠，亦必有类冠者以饰其秃。虽负包不篋，亦必有类篋者以便其负。况衣钵之传，传自达磨，而达磨之衣钵又传自西竺而航海，其来远矣。航海不有衣钵来，孰有西竺之衣钵而来传邪？又况衣又甚工，有山水交，钵又甚奇，有金银色，航海不有护持来，衣钵孰护持而来传邪？即其衣之工，钵之奇，则其冠裳之楚楚、囊篋之堆堆，必不下今日之楚楚堆堆者矣。顾护持者为何如也？必有护持其航海，乃有护持其面壁也。又必有护持其护持者，乃可以面壁也。虽然，壁之面于达磨者，达磨自面壁也，奚俟必有护持者以面壁邪？又奚俟必有护持其护持者以面壁邪？况面壁则面也，孰不有面？面壁则壁也，孰不有壁？凡壁可以壁而面，凡面可以面诸壁矣。奚必有护持，又奚必有护持其护持者而后可面壁耶？凡可以面壁，壁矣，又奚不面壁于江右，而奚必渡江之左乃面壁邪？必江右必不有护持其护持着护持于江右，乃不面壁于江右也。必江左必有护持其护持者护持于江左，乃面壁于江左也。然则有护持者矣，又有护持其护持者矣。奚不楚楚其冠裳，如南面居者之楚楚，堆堆其囊篋，如南面行者之堆堆以出面邪？又奚必于壁而面邪？惟达磨，将以达所磨也。乃有护持人也，将以达所磨于江左也。乃有护持其护持人也。惟达磨又欲磨所达也，乃有护持人也，又欲磨所达于江左也。乃有护持其护持人也。乃航海也，达也。乃面壁也，磨也。不达，奚得有护持人邪？又奚得有护持其护持人邪？不磨，奚庸有护持人邪？又奚庸有护持其护持人邪？必有护持，又必有护持其护持者，固达之所以为达也。必有护持，又必有护持其护

持者，亦磨之所以为磨也。又惟以达磨达西竺而磨，乃亦天西竺而为天竺之达磨矣。乃亦护持其护持，如天竺以护以持，以磨以达之达磨矣。护持人邪？人护持邪？自西竺而来江之右，右其达而磨矣，非天竺之达磨也。自江右而渡江之左，左其达而磨矣，非天竺之达磨也。达以人邪？人以达邪？磨以人邪？人以磨邪？人护持其护持以面壁邪？护持其护持人以面壁邪？壁以面人邪？人以壁面邪？乃达乃磨之达磨也。虽然，有衣之工若山水文，又必有达人与之居者，楚楚其居裳；有钵之奇若金银色，又必有达人与之行者，堆堆其行囊，亦已达矣，奚俟磨邪？又奚俟磨以面壁邪？必面壁以磨于已达者，乃达磨之达也。虽非佛之达也，亦佛祖达也。虽非佛之磨也，亦佛祖磨也。乃若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犹以服事殷，乃有周南召南之风于周也。乃不有墙面人也。乃不啻达磨而达而磨于面壁也。面壁犹墙面而人邪？抑不为周南召南，乃犹墙面人，乃面壁邪？

发兄弟怡怡

恒言难兄难弟，难于何难而难耶？难于进士其兄其弟而难耶？难于二程三陆其兄其弟而难耶？难于武周其兄其弟而难耶？抑难于士而兄、士而弟，以怡怡其兄其弟而难耶？且以兄而怡怡于其弟，以弟而怡怡于其兄，似不难于兄，似不难于弟尔。而难兄难弟，又必难于何难而难耶？亦必兄而怡怡于其弟，以兄乃难兄也。亦必弟而怡怡于其兄，以弟乃难弟也。何者？怡怡固非难也，怡怡亦甚难也。虽怡怡于仲尼者，亦必于公门之人而出，乃有怡怡如也。怡怡何其难也。怡怡非难，又甚有难于怡怡者耶？况兄况弟又若易易以比者也。易以比者，易以狎也。易以狎者，易以忤也。而兄之于弟，弟之于兄，不难于怡怡，又奚难耶？是故兄弟而武周，其势易以忤也。难乎其怡怡于兄弟而武周也。兄弟而程陆，其情易以狎也，难乎其怡怡于兄弟而程陆也。乃若兄弟而进士，则情则势尤易以狎、尤易以忤者也，不又难乎？其怡怡于兄弟而进士耶？莫非以兄而易以比于弟也。以弟而易以比于兄也。乃若武之于周，周之于武，则兄则弟矣。管蔡之于武于周，非兄非弟耶？非弟欲比于兄耶？非兄欲比于弟耶？不以几于以兄以弟，以忤诸兄而忤诸弟耶？而兄弟怡怡于武周者甚难也。乃若程其弟于其兄者，虽自叹不及兄之所从，而亦莫非弟欲比于兄也，不亦几于弟之易以狎诸兄耶？而兄弟怡怡于二程者甚难也。乃若陆其兄于其弟者，虽自悔晚得弟之所蕴，而亦莫非兄欲比于弟也，不亦几于兄之易以狎诸弟耶？而兄弟怡怡于三陆者甚难也。乃若进士其兄于其弟，进士其弟于其兄者，乃亦默以纵乎其情于用情，而默以挟乎其势于忘势，将不几于易以比而狎，易以比而忤耶？而兄弟怡怡于进士者，不甚难耶？是故仲尼士于仲由，乃必以切切，乃必以悛悛，乃必以怡怡如者语之，亦必以仲由必亦难乎其怡怡如也，必亦

难乎怡怡其如以切切也，必亦难乎怡怡其如以偲偲也。怡怡非难，又甚有难于怡怡者耶？乃又必以切切偲偲语诸朋友，乃又必以怡怡语诸兄弟者，亦必以仲尼必亦难乎怡怡于其兄而弟也，必亦难乎怡怡于其弟而兄也，必亦难乎怡怡于其兄者以兄乎朋友而怡怡也，必亦难乎怡怡于其弟者以弟乎朋友而怡怡也。怡怡非难，又甚有难于怡怡者耶？乃若仲尼乃欲仲由必怡怡其切切于怡怡如也，必怡怡其偲偲于怡怡如也；必怡怡其兄弟者，怡怡其朋友于怡怡如也；必于朋友其长者必兄之也，必兄之于怡怡如也；必于朋友其少者必弟之也，必弟之于怡怡如也。是故切切必不徒切切也，必切切于怡怡其如以切切也。又徒恳恳而切切于朋友已耶？偲偲必不徒偲偲也，必偲偲于怡怡其如以偲偲也，又徒勉勉而偲偲于朋友已耶？乃朋乃友，乃兄弟其朋友，以尊仲尼于有亲，乃不至于无父，以朋以友，以士也，乃士也。乃兄乃弟，乃朋友其兄弟，以亲仲尼于有尊，乃不至于无君，以兄以弟，以士也，乃士也。乃士而兄，于朋友以兄，乃必不忤不狎于其兄，以比于其弟，而兄兄也，乃难兄。若此其难，乃难兄也。乃士于弟，而朋友以弟，乃必不忤不狎于其弟，以比于其兄，而弟弟也，乃难弟。若此其难，乃难弟也。乃不啻武周其兄弟也。况程陆其兄弟耶？乃不啻程陆其兄弟也。况进士其兄弟耶？虽然，进士莫非士也，莫非于进士也。乃莫进之于其所亲，以亲乎其所尊，以士者，非进士耶？进士其兄弟，又非有亲而尊，有尊而亲，以兄以弟于士耶？又非若尊乎仲尼以亲，而亲乎仲尼以尊，以兄以弟于士耶？必士乃有尊，以亲亲也，必士乃有亲，以尊尊也，乃有兄，以弟弟也；乃有弟，以兄兄也。不然，孰尊尊而孰亲亲，孰兄兄而孰弟弟耶？又孰有难于兄难于弟以难耶？难言难言。